

2010 台灣文學獎創作類劇本金典獎

時 間：2010 年 10 月 28 日（四）下午 2 時
地 點：台灣文學館 2 樓文資第 會議室
主 持 人：李瑞騰館長
主 席：石光生委員
評審委員：石光生委員、周慧玲委員、馮翊綱委員
列 席：楊順明
紀 錄：廖雅君
攝 影：吳奕圻

推選主席

承辦人楊順明：館長、各位評審，基本上這次的評審就是決審，今天要產生一個金典獎的得主。依照評審標準，得獎的作者必須要經過三分之二的委員同意，才可以產生。另外，今天我們推選的主席須負責撰寫一千字的評審報告。今天的會議紀錄進行整理後將刊登出版，並摘錄兩千字發表於《台灣文學館通訊》。就請評審針對進入決審的這一篇作品來選出一位得獎者，如何評審則請主席作裁決。接下來，就交給主席。

[評審委員一致通過由石光生委員延任本次決審會議主席。]

第一次投票

主席石光生（以下簡稱「石」）：上次選出來的是哪篇？

承辦人楊順明（以下簡稱「楊」）：編號 的〈次郎的弟居酒屋〉、編號 的〈生日快樂〉、編號 10 的〈七十個七次〉、編號 11 的〈春樹暮雲〉、編號 20 的〈清洗〉。

石：各位委員，我們看一下辦法裡面，創作類的劇本，是要選出幾個獎？一個嗎？其他都沒有。過去好像有。

楊：入圍者有入圍獎狀。

馮翊綱（以下簡稱「馮」）：個入圍者都有獎狀？

石：最早的時候都還有幾個類別。

馮：有有，以前還有推薦獎，還有佳作 1 名。

楊：那是以前。

石：現在就只能選一個，所以就要很謹慎。我們來看這五部裡面，7、9、10、11、20。那麼我們是不是要有一個選票來選。或是各位有其他的辦法？

周慧玲（以下簡稱「周」）：看入選制還是淘汰制。

馮：還有一種級分的方法。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按 1、2、3、4、5 名。

楊：然後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分數最高的就是第 1 名。

馮：若以名次序分，就是數目最少的就是第 1 名。

楊：用名次或是用計分都可以，看是要選出來再討論，或是先討論再投票都可以。

馮：我們就給 1、2、3、4、5 名。那現在這邊有 5 個，我們上次都有討論過。

石：那所以我們現在先選 1、2、3、4、5，然後前 5 名再來討論。

馮：或者其實就看出來了。

周：我覺得我們先放鬆，先把前面三名先選出來，就是先淘汰兩名。

馮：對，先淘汰兩名。

石：好，那我們就先以名次來選，就用 1、2、3、4、5。所以自己順序排一下，第 1 名就寫 1，第 2 名就填 2。分數最低的就是排在前面。

楊：用名次嗎？

石：對，用名次。

周：所以必須要 1、2、3 計？

馮：1、2、3、4、5。

石：1、2、3、4、5。

周：不能 0、2、2？

石：也可以啦。

周：3、3、3。

石：那結果就是 0 的最低？

周：沒有啦，就沒有了。

楊：我建議用分數來比較，你加起來的時候越高……

周：對，因為我覺得很難講。

石：不是，因為每一個人的標準分數不一樣。

周：我覺得用名次來選，這個階段對我來講有點困難。因為你名次必須是 1、2、3、4、5 個別的，可是……

楊：第一次投票用名次是有一點危險。

周：對，因為分數是可以重複。你可以大家都 3 分，可能很多人是同分數，這樣子會比較好。

楊：我說第一次投票用分數比較好，到最後決定的時候投名次。

石：好，就這麼說吧。得分最高的在前面。

第一次投票結果

[入圍決賽作品分數分別為編號 7〈次郎の弟居酒屋〉5 分、編號 9〈生日快樂〉9 分、編號 10〈七十個七次〉8 分、編號 11〈春樹暮雲〉7 分、編號 20〈清洗〉13 分。]

石：我們來看剛才宣布的分數，就分數當然我們還有討論的餘地。其實目前來看的話，排分最高的是 20 號〈清洗〉、然後 9 號的〈生日快樂〉是第 2，然後〈七十個七次〉是第 3，然後 11 號是 7 分，然後 7 號是墊底。那麼以目前的狀況來看，我建議我們討論前三個，好不好？就前三名再來進一步討論。是不是有委員願意為次分的那二部來……

馮：是說 7 號、11 號，我們要不要爲他爭取……

石：對，我們要不要爲他們說話。因爲目前來看，大家投出來最高的是 20 號〈清洗〉。

馮：我接受這個結果。我完全可以接受。

石：ok、ok。

周：我覺得 11 號的分數，其實是 11 號、10 號、9 號他們分數都是 1 分 1 分的差，所以要進一步討論，因爲 9 號我覺得就可以直接不討論，他的分數是比較大的落差，那 11 號由於比較接近的落差。

石：11 號是 7 分。

周：7 分。就是說落差不是很大。

馮：7、8、9 各差 1 分。

石：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這三個再來討論是吧？

周：嗯。顯然 9 號就是不用討論。

石：那當然。好，我們就先從 11 號談起。

馮：從分數少的談起。

石：11 號，我給他的意見是這樣，比較精簡，就是說他是劇場的結構、然後人物比較扁平，主題滿薄弱的，文字來說普通而已。所以這個我給的分數並不高。

馮：我個人是覺得有一種引導我感受上好像有電視劇的，是有影視思考的狀態在。所以這樣一來的話，他使得我個人在評選舞台劇劇本的時候，是會把他作爲比較忽略考量的原因。

周：我在選、在看劇本的時候，我比較第一個會先注意的是對白，對話語言的書寫方式，第二是角色。我個人的淺見是，台灣劇場裡面的語言問題很嚴重，經常有一些是對對白的寫作這個基本東西其實是還不夠的。怎麼樣用對白來帶角色尤

其弱，我個人讀這個〈春樹暮雲〉的時候，還滿被吸引的，原因他的對白很有趣的。這兩個角色有比較鮮明的對比，雖然確實是有一些很刻意要搞笑。其他如那個老農的兒子，他的為難動機沒有處理好。儘管這樣，我個人還是覺得這個作品作為一個遲暮老人相互依存的那個情調，其實處理得是滿好的，所以我給他的分數是比較是可以拿出來作討論的。

馮：我也可以附議一部分，就是說這個角色確實創造的有血有肉，而且是感覺到他們的溫度，感覺到他們的情感。這種情感、這種語言的生動詼諧，情景貼切，這都會讓人喜歡。這是我也可以附議的。

石：在讀的時候，我對他有印象。

馮：他就是一會兒大樹，然後樹旁邊有個坑，一會兒又是房間。

周：他們兩個人其實就是在一個家裡面。

馮：他是很快的，所以他腦子裡面出現的畫面，就是很我們小時候看的中視電視劇的，那種畫面很快就跑出來了。如果寫成電視劇，說不定還能選入，對不對？

周：不過我覺得他那個主題，我真的還滿喜歡。

馮：還不賴。

周：他寫的那個情境不錯。

石：可是我總覺得那個人物，那個真實感沒有出來。

馮：刻板了一些。

石：沒有讓你感覺像很鮮活的人物在那邊。

馮：他們兩個人有一點互相依存的。

周：是。

馮：最後活在一起了，這是可以動人的部分。有那個一點點。但是說要支持他成為金典獎的獲獎人，我想是不足的。

石：不夠。

周：不過，這五個作品都會進入所謂的入圍名單？

楊：對，都已入圍。

馮：有啦，有鼓勵到。

石：我們接下來看編號 10 號的〈七十個七次〉。我們剛剛投票結果是得到 8 分。那一樣，我們請馮委員……

馮：我的意見是，看得出來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分場，很有經驗的一個書寫方式，很有邏輯性，角色也有他的特色，有模有樣、有稜有角。我個人的淺見或者是說偏見，我非常不喜歡年紀太小的兒童角色出現。年紀太小的兒童角色出現在舞台上的時候，我們講說舞台劇，不能講說有這樣的演出就去找小小彬來軋一角，沒有那麼容易。舞台劇的演出，當兒童演員登上檯面來的時候，他可能代表的可能就是一個樣子，哪怕秦香蓮拉著金哥東妹，金哥東妹哭著好了，媽我餓了。他這個劇本，將劇中這個戲將要結束的時候非常關鍵的重要台詞，交給一個他所書寫的六歲小孩來說，這個讓我覺得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危險。

石：就情境裡面，就是他的一個……

馮：就書寫而言，就他的設計這個戲而言，好像是這樣子。那我們說，如果是寫成一篇小說是不是好多、好極了。他如果要寫成一個舞台劇，所謂舞台劇的劇本，他畢竟是要考量演出的。那我作為一個演員，我是看不出來有哪一個六歲的小孩可以演得出這個台詞來。七歲我們都還不准進劇場。

周：就算小個子的八歲也演不出來。

石：這個是劇作家他自己的想法。

馮：可能是在他想法裡面沒有顧慮到這些演出的……

石：我想我可以理解就是說，他是因為劇情需要，是吧？他在學校上課，後來他回來。不過他前面有個台詞，我不曉得，你不在家後來才回來。那我就覺得很奇怪，他本來就知道他要上課了啊。

周：這個爸爸不知道。

石：可是他爸爸應該知道的啊。

周：可是他不知道，他一進來就在問說女兒到哪兒去？我的意思是說劇作家的寫法是他不知道。

石：他怎麼會不知道呢？

周：那我們沒辦法去臆測。

馮：我是感覺到很動人，角色就是小朋友跟父親的對話，我覺得是很動人的。但是如果他是小說，我就覺得故事完成了。

石：他看起來有點像好萊塢的電影。

馮：好萊塢就是一個唬爛，最後催淚一下，對不對？所以我還是覺得從可演性這個地方來看，我是很在乎的。舞台上的可演性我是確實很在乎的。

石：這個戲其實我給他的分數也不低，就是他是獨幕的結構，劇情的推演滿曲折、滿吸引人的。人物的性格很清楚。

馮：還有一個符合與宗教的、文化的感受，名字「七十個七次」，有點與無間道的道理是一樣的。從佛經來或者從聖經來的。

石：對對，他後面有註解了。

周：這個作品是我第一個要淘汰的作品。所有的五個作品我都在這次會議之前，全部都仔細再讀過一次，因為上次這個作品被討論的時候，我就感覺到我跟兩位的那個印象落差很大，所以我所有作品都再仔細閱讀一次。剛剛那個分數出來，我就感覺到我們的落差還是很大，尤其是〈七十個七次〉跟〈春樹暮雲〉。如果說我現在還可以再把這兩個作品再拿來作比較的話，我覺得我更喜歡〈春樹暮雲〉，因為我覺得那個角色是真正的立體的。我一貫的謹慎，心想說怎麼會落差那麼的大，所以再一次，我就更加地確定為什麼我會這樣的看法。〈春樹暮雲〉兩個老人角色對我來講這真正是一個有血有肉的角色，我一點都不覺得他們刻板。反而是〈七十個七次〉的角色，都像是紙片人，就是像一個跟人家照相的那個紙片人，尤其是律師。我們對於他們的了解其實就是他們的職業，除此之外，我們對他們的個性、他們的情感模式，是沒有任何了解的。從 ANGEL 到那個羅俐文然後到這個男主角陳伯光，然後到他剛開始出來的那兩個朋友，是羅俐文的先生跟伯光的同事，我都覺得是非常紙片人，尤其這個律師，這個律師的角色是

極其刻板，甚至我都覺得非常好萊塢式，根本不是台灣的律師。我也不知道是哪裡的律師，如果這個場景是在台灣的話，他其實非常的非常的在我們這個文化裡面找不到這個經驗。我可以看得出來這個作家是一個非常有經驗的作家，非常老道，可是呢，這個作品真的讓我想起我們小時候的電影，很像我們小時候的電影，就是二秦二林的那個時代的電影裡面會出現那種紙片人角色，他們的情感模式，讓我完全接不到招。像那個羅俐文進來，我真的很仔細看，想不透，我還是不知道他跟陳伯光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也不知道 ANGEL 為什麼跟那個死去的太太之間怎樣，她到底要仗義直言什麼？為什麼堅持要付那個追思禮拜或葬禮的錢，我完全摸不著頭腦。然後呢，整個作品到底要談什麼寬恕？我完全不知道他要寬恕什麼東西，誰要被寬恕？寬恕誰？完全令人摸不到頭腦。劇中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到底是誰犯了什麼罪？完全不清楚。那至於他的那個聖經引用的話，我是覺得完全沒有到位。那個名詞真的就是 ANGEL 主持的一個節目叫做七十個七次，我好難想像主持這種節目的人，是一個大明星，有一堆的媒體會在旁邊圍繞著她，這整個東西都讓我覺得拼湊不起來，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是一個很有經驗但是寫得非常的刻板老套，而且完全沒有主題的一個作品。對不起，我對他有一點強烈的……沒關係反正他們都會入圍。這樣的一個作品，這樣的一個劇本寫作絕對是我作為一個評審最不希望再看到的。我覺得那已經是過去至少三十年的作風，現在可以不用看了。

石：我們把妳的意見刊出來，讓更多人知道。

馮：品味，這跟品味有關。

石：OK，好，那我們接下來就進入到〈生日快樂〉，9 號得了 9 分。〈生日快樂〉，怎麼樣？

馮：主席請。

石：〈生日快樂〉，他的語言算是滿生動的，主要比較寫實的去描述一個家庭的問題，可是呢倒沒有讓我覺得應該給他高分。

馮：好，我跟著說。語言看起來像是寫實的，但是呢，他有一些企圖，用一些的劇場手法，就是看起來也是一個算是比較有經驗的，對於劇場的認知比較有實際經驗的人。他設法把不同的劇場的素材、戲劇寫作的方法，想要拼貼在一個這麼短篇的作品裡面，這個就有一點危險了。開始的時候呢，有一種說書人式的一個旁白，而這個旁白呢就是這一項，有頭而無尾，也沒有中間的活用。那麼空架舞台啊，然後有遺照啊、馬桶啊，甚至於晾在舞台上，就開始要上個馬桶啊，就感覺不出來這些，我今天講的是說，我對他的評論比較那個一點，我認為有點故弄

玄虛。這幾樣東西他並沒有長在一起，他選用素材、想要使用素材並沒有令他們長在一起，這個就只能討論到而已。

周：我覺得這個劇作的對白非常簡練，這是一個經過很小心思考的，他那個非常簡短的對白不是隨便抓的。其實是非常小心地在設計，所以整個的劇本閱讀起來，或是無論作為一個閱讀或是要去執行這劇本，我覺得這是一個充滿了呼吸的空間的劇本。我非常喜歡簡短的語言，因為每一個簡短的語言，你都會立即想到下面一個人怎麼反應，而下面一個人呼應的都會讓你覺得，咦？後面還有什麼東西？這可能是你說的部分缺失。

馮：不是，我主要不只語言，主要是他其他的技術性手法。

周：我覺得在閱讀上面，它的語言非常簡練而且很流暢。整個讀下去之後，我會覺得後面有很多，就是角色就越讀越清楚、越讀越清楚，大姐的性格、二姐的性格、媽媽的性格。劇中家裡面禁忌，其實是什麼大不了的禁忌，剛好就可以配合這樣子的一個很簡練、很平淡的語言，一種似有若無的寫法，是很別緻的。而且那個外來的明則，大姐的男朋友，就是一個這個無辜的傢伙，說他老搞不清楚人家在講什麼東西，可是他好像又可以接到他們這個語言的那個特色，或者是那個家裡面的那種語言的遊戲。我覺得是滿有趣的，滿清新的一個作品。那裡面確實是有一些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小的一些瑕疵吧，或者是說我覺得他有一些精算，可是這個東西後來沒有把它做很好，比較更進一步的發揮。譬如說他們最後這些人不得已只好吃蛋糕，可是這個只好吃蛋糕的轉折，沒有再根據過去他那個很簡練，在三四五句對白裡面暗示出來，使得那個轉折不充分，雖然短但是不夠透。還有二姐在句尾的時候對母親的一個表白，說她其實也可以修冷氣只是洗得不夠乾淨。意思是什麼？我覺得這是他的兩個缺點。除此之外，我覺得整個作品看起來是一個缺點比較少的作品，就是我覺得他要修改，其實這次入圍的每個作品，對我來講都有很多的空間要再去修改的，要再思考的。就出版而言，可能都還不夠完整的。只是這個作品可能是缺點最少，整個的文氣來看的話，流暢度跟裡面的節奏是比較好的，總之是個很清新的一個作品。

石：所以只剩下一部，第 20 號〈清洗〉。〈清洗〉這部當然我給的分數是最高，〈生日快樂〉是排在他後面，幾乎可以說是很接近。他這齣戲裡面比較大的特點就是韻文跟散文，運用的滿恰當的，做得很好。所以這個作者滿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在寫作上能夠把什麼時候該用什麼，其實抓得滿準的，這裡面所處理的、所呈現出來的人物性格很清楚。然後比較更吸引我的就是，讀了這個劇之後，你會去思考他在講什麼，那不像一般的前面被淘汰掉的，甚至初審就被淘汰掉的這些作品。你會去思考他，談的東西是什麼。或許我個人的偏好，或者是過去的經驗，我會選這篇作品，所以對他比較敏感一點，所以就有這個結果出來。謝謝。

周：這個劇本也是我上一次要重新回去看，再仔細閱讀一次的一個關鍵劇本之一，我第一次讀的時候對他的印象非常的不好。因為太多類似的這種散文詩的對白方式，我在台灣劇場裡面看到太多這類所謂散文詩的寫作，這樣的一個語言的運用太多了。當然有好的演員還是可執行的，可是這個執行到什麼程度，最終要表達給觀眾什麼東西，我很懷疑。這是最關懷的一件事情。我在看這個劇本的時候，在重新看的時候，一直在思考的是我今天大概必須要面對我要不要給他首選這個沉重的一個問題，所以我很仔細的把兩位的上次表達意見全部都排開，我單純就單獨面對這個劇本。我覺得這個散文詩的一個對白，在開始的時候，確實頗能破題點明，也就是控訴 SARS 期間，我們所看到的一種人性的悲劇。可是整個劇本讀完後，我也一直在問，如果 SARS 不是距離這麼近，這個作品到底對讀者來講有什麼意義？我認為這個作品其實訴諸於我們對 SARS 鮮明的記憶，而不是這個作品本身把 SARS 的情景表達得很好。原因是因為這個散文詩的寫作，包括每一個角色，從那個國中輔導老師、護理長，然後護士 1、護士 2。護士 1、護士 2 稍微有一個區別，他們出來的對白，其實都是一樣的，感懷的東西都是很接近的。對 SARS 其實我們是很快的從接觸畫面就辨識出來，但從劇本裡，無從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那個情境、那個困境流於符號性的指涉，也就是人被自己的職業所囚禁了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並沒有再更深刻地挖探下去。那这样子反而讓他的散文詩的企圖顯得斧鑿痕跡太重，然後角色又這麼的平板，尤其是那個輔導老師，我覺得他的那個角色不是神聖也是一個天使這個東西，他讓我覺得很難，我反而覺得他的那個宗教意味好濃厚。再者，我覺得劇本裡面一些散文詩的形式寫出來的對白，跟其他一些比較是生活的對白，中間轉換的原因是什麼？目的是什麼？不夠清楚。尤其是有些散文詩寫一寫，這個對白寫一寫之後，作者後面兩句又來那種散文詩的東西，他又跳脫了那個 A 跟 B 之間的對話，跳脫了那個對話的情境，又開始感懷。而且這樣的一個情況佔據了大篇幅，裡面反而是護士角色的實際動作，譬如說她想跳躍，她拿著攝影機，是比較有趣的。但篇幅不夠，沒有辦法去跟這個護理長抗衡。劇尾第七場可能是最好的一場。第七場最後的那個有一個護理長死了，他們在病床上綁氣球，意象顯出了，終於讓我鬆了一口氣，覺得這個作品裡面，總算我覺得有一個物質的依靠。不像劇本大部分篇幅，從頭到尾都沒有足夠的物質依靠，過於抽象，甚至讓人懷疑，我們是靠著對於 SARS 鮮明的記憶，自己對號入座，去理解這個作品的。所以我覺得這個作品其實是一個不錯的嘗試，那個主題也是一個應該要關懷的東西，也是很值得關懷的東西，可是我覺得他最多也是一個佳作。我還是會回到在劇場這個實踐裡面，他並沒有真正成熟到可以用他的散文詩的企圖來支撐整個劇作，沒有辦法呈現出那個份量，所以散文詩的選擇就變得太過於有一點點做作的感覺。

馮：好，那可能是經驗的關係，我在受訓練的過程當中，第一個面對的就是伊底帕斯王，在我大一的時候，而且不是表演課，是一個很奇特的一個，因為我們唸

的學校，緣分的關係，在我大一下立刻面對了一個濃縮版的，不是三、四個鐘頭版的，一個鐘頭裡面要演完的那種濃縮版的伊底帕斯王。所以這個起頭對我來講很重要，那麼陌生的一個記敘形式，這麼拗口的、這麼艱深的一種表演，你每一句台詞都是要死記硬背，而且不解其意的，對於大一學生而言。那我佔了一點小便宜就是我的身高、我的音量、我的口齒佔一點點便宜，之後呢他為我招來了日後在大學的期間裡面演了八個版本的伊底帕斯王。可能這個印象使得我現在一看到這種類型的劇本，他出發點一出手就要這樣子寫的時候，我願意多看他兩眼。所以呢就這一次的，我們如果說期望這個作者也好，或者期望這種形式能夠去作一個完美的、比較接近完美的書寫或是展演的顧慮的這個表達的話，可能有 8 個作品或 12 個作品寫成這樣子我們來挑他毛病在哪裡，可是當他出現在這一堆作品裡面的時候，他就太出眾了一點。我想說卓然不群，這個作品呢，不是卓然不群，是因為他不群而卓然。他在形式上讓我要留意他，我有確實因為他形式本身留意他有沒有在搞鬼搞怪。他沒有做得完美，但不至於搞鬼搞怪，這是他不群。所以令我想起我們明朝人對於劇本品評的四個標準：意、趣、神、色。這四個字出來以後呢，我們看看這個劇本，他有非常明確的主旨，意；他有他非常明確的建構風格的寫作目標，趣；他有足以說服我的情感，神；他有一個我故意一定要這麼，他是來參加文學獎的，於是我要造句造詞，文采是具備的。所以從這個標準來看，他倒是滿顧慮到一個文學書寫，或者是劇場愛好的，沒有特別的不能演出啦。如果我們放諸各劇團，說什麼劇團能演出這個作品不太出毛病的，我敢講馮翊綱、宋少卿、黃士偉我們三個演員加上來，這個台詞不會出問題，我們拿得下來。

周：你是說宋少卿演護士 A，那你演護士 B。

馮：他就不是 tragedy，他就變成三人 play 了。就變成一種三人 play 的玩法了。可能意象變了，他並沒有曲解我們所理解的 tragedy，他沒有去曲解他，沒有做到完美，但是沒有曲解 tragedy，所以對於整個古典以來的那個意味，倒是沒有，倒是不錯。所以我明確表達，我支持他得獎。報告完畢。

周：2 比 1，我已經感覺到，從一個月前就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局勢。所以我真的希望今天是 5 個人，而不是 2 個人。

馮：我可不可以，也很希望〈生日快樂〉得獎。

周：我其實覺得今天的東西真的沒有夠得獎的作品，我很抱歉這樣說。所以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但楊老師有說希望不要從缺。今天沒有任何一個作品我願意對他百分之百的支持。這點我希望能夠清楚的表達。所以我只能說今天的結果是 2 比 1 的話，那其實是一個數學的結果，並不是我個人的意念。也就是說，我並

不覺得今天的任何一件作品是可以得這個獎，因為我覺得大家的努力都還有待加強。大家的努力都可見，都在那裡而且有一個進步的那個成果，這是很值得肯定的。可是要得到任何一個獎，我都覺得這些作品都不夠好。回到你剛剛說話，沒有錯，明朝劇作那四大特色套一套，看起來每一個點都可以，可是中國的戲劇裡面其實是非常多的這個物質的指涉，那是很清楚而強烈的，那才是讓觀眾可以扶著跟劇作家往下走的憑據。

馮：我的意思只是說，他如果單就我們硬是決定給不給他獎，他可以被這樣討論的時候，當然可以指出、可以繼續發揮。可是就在這一群作品裡面來談的時候，我得要支持他得獎。

周：所以你會覺得說，他還是比較……

馮：對對，在今年的參賽作品當中，他是突出的作品。

周：很遺憾我並不覺得他很突出，一點都不覺得他突出。

石：我再表達一下，就是說，就我上一屆評到這一屆，去年反而我會有更強烈的同意你剛剛的說法，就是說不給獎，從去年作品來看。

周：可是去年還是有一個獎的結果。

馮：獎金是非常誘人的。

石：就是 2 比 1 呀，我就是那個反對的。

周：你是那個 1 嗎？

石：對對對。

周：去年的那個作品我看了，我仔細的讀過。

石：可是今年我的感覺跟去年的不一樣，我會希望給他一個獎。那當然從去年到今年，我看到的是有一點進步，去年的作品到今年的作品。最大的理由還是因為剛剛也有談到的那幾個重要的場景會讓你去思考，那可能也是我個人的創作經驗，因為我處理過相關的題材，所以我會很注意他，到底要不要，他會比較容易吸引我，就好像他說不群。但是他會讓我，比起其他的作品會更加親近，你了解我意思嗎？所以這個作品本身反而沒有那麼多的問題。可能是，是不是我們的讀

者應該去認識到這樣的類型的作品，當然我不是指說韻文跟散文那個部分，而是說去處理當下的題材，那麼大的議題的東西。事情過了，可不可以再去反思、去思考，比如說，在我們社會非常多的例子，台灣經歷過那麼大的一個，全民都同時體驗的，可不可以從這個經驗裡學到什麼，這是我比較關切的。至少這個劇本會讓我有感，這個恐怕就是他可以支撐我選他的一個重要原因。

馮：我也作最後的表達，就是從受邀當評審以來，我給自己一個功課，就是我要設法去喜歡每一個作品。從喜歡的角度找出，我會為這個劇本的喜歡元素，我把每個劇本喜歡元素，把他找出來。那到目前為止，我可以講出現在，還沒有做最後的這個，最後的這五個作品呢，我喜歡〈清洗〉這個作品，以及我喜歡〈春樹暮雲〉這個劇本，這兩個我算是在喜歡的項目上面可以說是最多的，但如果要在，對我個人而言，對這兩個作品中間要再挑一個的話呢，我覺得〈清洗〉的出眾狀況是比較明確的。大概是這樣。他在格式上面，在劇本寫作的習慣上面毛病也相當的少。表達完畢了。

周：我不太喜歡參加劇作的這種選拔，擔任評審的原因很多，我希望如果將來之後這個獎項繼續辦的時候，評審不要只有 3 個人。

馮：人數可以多一點。

周：太容易就變成一個 2 比 1 的局面。我比較在意見的是，意見的表達，夠不夠充分。

馮：其實你看在其他獎項上面，都是五個人的時候，有時候會產生 2：2：1。

周：那就是再作第二輪的討論。

周：可是我覺得重點是那個討論的過程會比較充分，因為有更多不同的意見進來。

馮：因為這個得獎的獎金遠遠高過我們任何人寫劇本所拿到的稿費。

周：台灣寫劇本很少有稿費，除非是電視的那個。我覺得我這次是完全把自己的創作角色排除在外，只是想說，既然忝為一個劇場人，到底希望台灣的現代劇場出現一些什麼樣的劇本。我們語言寫作的練習，是不夠的。太多不清不楚掉書袋的藝文腔，這是我特別不喜歡這個作品裡，散文詩運用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他的角色感懷多於為什麼感懷。感懷的內容多於感懷的原因、動機，……現在好像變成說對這個作品作結論。其實我是把〈生日快樂〉、〈春樹暮雲〉、〈清洗〉，這三個非常不一樣的作品，放在同樣的位置，我很希望對於這三個作品做出特別的肯

定，但是因為之前沒有弄清楚，就是變成五個作品一起鼓勵。如果必須要在這三個作品當中作一個選擇，那我可能會作一個很愚蠢的選擇，那就是不選擇。必然就會造成有一個清楚的結果，眼前那個結果的導向已經出來，我已經知道。但我還是要說，以醫療為背景的作品，從小看到大，都會看到一些連起碼的專業知識都沒有的情境……為什麼那個護理長臨終之前會有這樣的一篇感懷？她先昏迷然後醒來感懷一下，接著就死了。我很高興作者前面大部分都不去碰觸醫療的東西，基本上都比較少，可是最後還是露出馬腳，對這個事情的……這個台灣人的基本醫學的 common sense 非常不夠，所以我覺得他在指涉這樣一個公共衛生的人性悲劇裡面，就更加深了我覺得他不足的地方。好，這就是我對這個作品的討論。就像我剛剛說的，這三個作品我沒有辦法特別對哪一個作品覺得要作一個結論，覺得他們一定是可以得獎。我願意在這邊說，〈生日快樂〉的對白簡練，在平淡當中刻劃出角色的心裡以及在什麼都沒有說可是又說了很多一些事情上，顯見作者對日常生活語言趣味的掌握，是很不錯的。〈春樹暮雲〉這兩個鮮明老人的角色，寫得有血有肉，也作了一個很好的對比。這也是我希望他能夠被鼓勵到的。〈清洗〉的話，當然是對一個我們很重要的共同經歷的社會創傷，作者確實是很誠心的要去處理這個戲，他也應該要被鼓勵，以上是我的發言。

石：所以，我們二位委員包括我自己的討論，結論出來了，也就是說，今年的得獎作品。

馮：我們可以選擇要或不要投票？那我提議我們可以按照分數最多的直接得獎。我可以支持這個結果。

石：還是再投一次票，還是有一個書面的。這次投票以勾選一個作品。

周：對不起我沒有辦法，花了這麼久時間，不願意不表達意見，可是這個表達意見的方式，我沒有辦法下筆。

第二次投票（每位評審勾選得獎作品）

石：各位委員，我們好不容易得出來的一個結果，也很掙扎。我宣布一下決審的結果，就是 20 號〈清洗〉獲得委員兩票的支持，第三位委員並沒有支持任何一部，所以按照結果，我在此宣布，20 號〈清洗〉得了今年的台灣文學獎劇本金典獎。